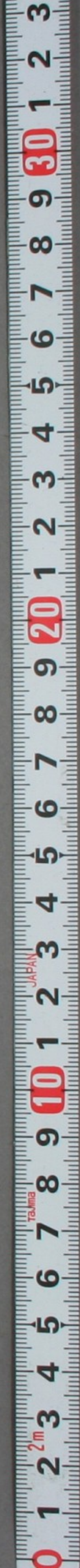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9
11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文庫 11
D279
11

010190559985



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特進臣魏

徵上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逢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崩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欒布。晉之向雄。稽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受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栢。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懍懍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



子有所庶幾故掇採所聞爲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概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尉迴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獲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皇甫誕字立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爲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爲兵部侍郎數年出爲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爲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爲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尙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尋轉尙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卽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頗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

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者久之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積克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繫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諡曰明子無逸嗣無逸尋爲清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峙令敬釗並抗節不從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既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立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立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峙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弼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送於偽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

署爲代州總管司馬。劔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官則可。不然當斬。」劔答曰：「忝爲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劔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劔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虞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王廣○宋本諱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爲內直監。煬帝

嗣位。遷尙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尙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爲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脇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緡五百。

匹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爲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晉王廣○宋本諱爲并州總管盛選寮屬以慈明爲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卽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爲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趾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灑洛追兵擊密至鄆陵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

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莫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但殺何須罵詈因謂群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饑饉逐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爲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惇俱爲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諡曰壯武長子枕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枕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

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于岱山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陁追之。至

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航。賊孫宣雅。石祗。閻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新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旣至津梁。復爲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賜。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賊裴讓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

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拒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皖等。衆各萬計。須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

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郇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爲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於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場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

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眾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為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眾。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濟州。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土！」

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酷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為己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為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為右屯衛將軍，守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於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諡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爲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爲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旣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

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爲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合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爲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自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

以楚爲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勦力以輔幼主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太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蹇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爲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爲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其報其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其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引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

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復重乎。昔長沙人王愨。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絕。愨於內國更娶生子昌。愨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間。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尙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肉。若如

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卽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卽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卽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

訓殊所用亦別。譬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爲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基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群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

論事勢。浮之黃河。汭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

右所害。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其爲孝感之應。未期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齊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賊汗。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爲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築黠。爲

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

史

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為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為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眾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為所陷。季珣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群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為上洛令。及我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琰弟琮。為千牛左右。守。又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身死國難。論者賢之。

松贊

北海松贊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贊從郡兵討之贊輕騎覘賊為厚所獲厚令贊謂城中云郡兵已被宜早歸降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贊為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且暮擒剪不足為憂賊以刀築贊口引之而去歐擊交下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贊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為難矣楊諒立威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興下就菹醢之誅以殉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方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陁善會有溫序之風子嗣松贊路解揚之列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六

終和八年六月七日此日終日也

二葉一行皇甫誕下

殿本分注陶模敬釗後陶模等傳不另

行標名

四葉二行兼治書○治毛作持據

殿本監本改

五葉二十一行賊帥王薄○王薄毛作主簿據

殿本南監本

改以下薄字其改正

六葉三行豆子疏。○疏毛作訖據。殿本改。

十四行李院。○院毛作腕據。殿本監本改。

七葉二十四行貝州。○貝毛作具據。殿本攷證改。

十一葉十九行治書。○治毛作持據。殿本監本改。

一二行因侍。○因毛作田據。殿本監本改。

十二葉一行堯君素下。殿本分注陳孝意張季珣松贊後陳

孝意等傳不另行標名。

十五葉。行所以為難矣從矣字至末一百三十字監本俱闕。

甘泉趙煜校

揚州書局所
順古閣本所

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孝義

特進臣魏徵上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鄭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

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爲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爲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爲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聯朔之際。車馬不絕。齊文宣聞而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爲孝終里。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彭城王浟爲司馬。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東閣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遷中書舍人。尋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

令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以不阿。臣者。遇讒。出爲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爲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彥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爲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迴將爲亂。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尙書左丞。進爵爲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爲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爲給事郎。尙書駕部郎。之官。

薛濬

薛濬字道贖。刑部尙書內陽公胄之從祖弟也。父玟。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尙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机杖。西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母

疾。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於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贈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謂群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耜。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願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賫氣摧魂者也。旣而瘡巨疊深。不勝荼

毒。啟手啟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為之屑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饗克彰。及遭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於朕懷。奠酌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群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

而終於四十一。六七之言。於是驗矣。于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頌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頌少倣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元帝為周師所陷。頌因人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邑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歔。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頌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耻已雪。

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鬻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額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其爲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鑿鑕。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可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木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頌。母。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立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辯

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十四。縣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儁

郭儁字弘父。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治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

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其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撻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歐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

耕色養。鄉鄰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緇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人也。祖徹。魏尙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

長毛

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爲和順里。後爲金河長。未之官。值群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渤海。時有勅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卽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爲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請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爲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父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遇

患秋容貌毀悴。鬚鬢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自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

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引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墮。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群盜德侶。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經回劉儁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七

終

昭和八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三葉二行極寒

○寒毛作塞據南監本改

八行裏糧○裏毛作裏據 殿本改

四葉九行韓擒下南監本有虎字

五葉九行治書○治毛作持據 殿本監本改

八葉三行子處默上南監本多其字

八行德侶○德毛脫據 殿本南監本增

江都郭夔校

隋書卷七十三
循吏

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特進臣魏 徵上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于祀聲。芳不絕。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暨煬帝嗣興。

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於剝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卽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攸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彦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與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莫不得。彥光

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初。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卽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

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訟官人。萬端干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

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聽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訟。恚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旣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卽位。轉饒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卿。明年。又領武賁

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高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髻鬣，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

叔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爲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爲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頴、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

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具狀將奏。晨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雒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蕞。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誠。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既至京師。詔與竒章公牛。許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州

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陝州刺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秋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玄安。玄智。並知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

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卽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教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寔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朋黨曲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

者於今寃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為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書庫後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為餽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

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修身潔己，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爲稱首。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大閱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輦，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養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

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論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看。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察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不還。囚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尙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間之。咸自歎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棟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泉。獲之

以獻。詔水部郎婁勰。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卽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閔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

天下勵精思政。妙簡長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尙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

南向慟哭。旣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爲尙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尙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蘭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

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群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狴無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

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穎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繼，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

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
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
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
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
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
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
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
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
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
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

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
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
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爲大治。
于時盜賊群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
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
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
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
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
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歔
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旣至館
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
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

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壽杜整等至。兩縣請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樂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阜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史多賊汗。衡高及熾清節逾勵。風教大洽。獄無

繫囚為吏人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指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過。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弟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皆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昭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感風和。柳新執筆。即復取此書。情也。

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八 終

十二葉七行徒 ○徒南監本作虛

江都郭夔校

湯仲書高防
順古闡本初

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特進臣魏徵上

酷吏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聞焉。無

曩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懼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管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為，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為酷吏傳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竒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厨餅。

非人情

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步，送還京。僕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手口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槌，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為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

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爲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內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尙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庭州刺史

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迥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于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己立棒殺之或寮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弃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舊臣又無大

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歛然而起。抽刀斫信。信據走避之。刃中於闕。上知之。以式爲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俛。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封高邑縣公。高祖授禪。進位大將軍。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言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迹。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觀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餞之。伐阿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

吏

入大湖。取吳郡。既破丹楊。吳人共立蕭嘏爲主。阻兵於晉陵。爲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嘏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右武侯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爲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尙爾。況有過邪。榜極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爲幽州長史。懼爲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勅榮曰。弘嗣丈士。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廳得一

糠一糶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引嗣饑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臧穢狼藉。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爲畿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卽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爲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

千戶。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啟民可汗求入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聞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啟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啟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

方陣

隋書卷四十四

四

面拒戰。經五日。會高頰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啟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啟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賞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上以爲能。賞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

弟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象宰字良讓。引爲親信。尋授都督。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勲。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章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弼。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論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弘度功最。以前後勲。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

尉迴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爲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破鄴城。迴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迴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避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爲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弟弘昇曰。汝可取迴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迴。致縱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爲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爲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史人讐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王蕭琮來朝。上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擁居人以

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惠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大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常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侯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爲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

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
彌不得志煬帝卽位河南王爲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
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
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爲右侍上士尉迴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
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
爲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勲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
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
昇亦免官煬帝卽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指平壤與宇文述
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
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
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
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爲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
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
推鞠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椽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
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
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極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
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
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
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
謀應玄感者代王口遣使執之行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

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潁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爲大榘。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榘。令其人。踣心於木榘上。縛四支於小榘。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

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誅百姓。讎人剖其棺。擲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上文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閑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合母掃墓。而望喪乎。

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九

終 昭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此朝國母陛下 詔皇太子馬

五葉一行三年 ○三毛作二據 殿本監本改

九行誘致 ○致毛作至據 殿本監本改

十二行泊毛作泊據南監本改

隋書卷七十五
二十二行深文致法○法南監本作之

江都郭夔校



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

儒林

特進臣魏徵上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汗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彊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縱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與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

輔嗣尙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弃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

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聲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群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尙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卽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時聞奏焉於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措紳

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父魏侍中，父羅初為梁州刺史，及又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

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禮，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醞籍，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之。及就講肆，安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頰。上初然之。及頰得罪，上以善之言為頰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敘，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資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卽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

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諡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安

何安，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安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旣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答。」

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眾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
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春亦有雋才住青
楊巷安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安青楊蕭春
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
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安駁曰
帝嘗四妃舜有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
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安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
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
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安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
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而欺陛下是其不
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
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

安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安又上八事以
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智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詔直莫擇賢愚
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自首郎署之官人之不
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弃之伏見
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
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
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眾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
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
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罰提挈既成必相掩

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逃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旣無昌黎傳說之能，自負傅崱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

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轉轅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傅崱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安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安，不慮無博士。安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安考定鍾律。安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

樂
有別

人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察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

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于戚。童子皆能儻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於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茎。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滅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齊肆夏也。既以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

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梁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上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遐邇。果云是

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勅太常。取安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鞀鐸中拂四舞。先是大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屬黃鍾。安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安子蔚為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安皆為講說。教授之。為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安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安。安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

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尙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諡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郡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安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安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包愷

漢書
又選音義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尙書韋世康薦之爲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珍寇將軍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

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合式。高祖嘗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贈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

光與張仲讓。孔籠。賈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啟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

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授詩於同鄉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斐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暉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

謗。除名為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以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為之請諡。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目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書。方右畫。圖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充引爲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群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茲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尙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中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蘊微妙。至於公私文。皆兼書假手。

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於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柳送益州。既而配爲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尙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莽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

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

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大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勅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群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

零門徒兩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種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榷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沈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比翼鵬鴻。整細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禮

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書漏方盡。大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驚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

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一卷行於世。

張仲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瘡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蹙况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

椒蘭之氣。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禹貢之田。共釋之之費。有溺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叨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鬻臂爲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箠予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鬻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七_又莫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_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

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連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荆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自之明。無手足之覺。憚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道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

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安通涉。儻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許以為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蹟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緩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

昭和八年十二月廿四日
此日明世宗學談話會講物會也

一葉六行汗隆小汗毛作汗據

殿本監本改

三葉十二行於是。於毛脫據

殿本監本增

十八行明武。明南監本作時

五葉十四行自任

殿本監本作專擅

六葉四行夸毗。夸毛作跨據

殿本監本改

九葉一行愉毛作榆據南監本改

十葉十三行同鄉。鄉南監本作郡

十三葉十二行後昆。後毛作從據

殿本南監本改

十四葉二行野物南監本作井閭

十行俳諧。俳毛作排據

殿本監本改

十五葉十四行救經。救毛作故據

殿本北監本改

江都郭夔校

湯州齋
古閣本

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特進臣魏 徵上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軾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

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
人文。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
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
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
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
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擬彼清
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
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
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
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
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爲
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

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視之論。暨乎卽位。一變其風。其與趙
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
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
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哀。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
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
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
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
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
有本傳。論而叙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
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沒。今總之於此。爲文學傳云。

劉臻

劉訥
規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復歸蕭譽以爲中書侍郎周家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頴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愛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回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尙未悟謂至訥家乃據按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此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蜩以音同父

諱呼爲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頴

王頴字景文齊州刺史頴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尙不知書爲其兄頴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通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路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頴所爲而頴性識既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頴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

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頰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頰之計也。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高澤。將戰。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旣而兵敗。頰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頰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儵

崔儵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守。世爲著姓。儵年十六。太守請爲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

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著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群言。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儵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爲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爲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儵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儵。儵故弊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儵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儵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穎

諸葛穎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穎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宋本諱素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常贈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穎性褊急。與柳詵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

卷撰鑿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棄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

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郗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恆資辯。喻蜀幾飛文。曾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爲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携招。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催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歡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斷絕

心難續。情恍惚。屢驚群。紀通家好。鄒魯故鄉情。若值南飛雁。時能訪死生。此詩至京。盛爲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卽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卽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

感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
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伫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颺陵雲仙掌方承
清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閣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
蕭散烟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
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
歌攀桂摛詞眷言高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
醴闕申穆背淮之賔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
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
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饑渴想便輕舉副此
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
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啟謝曰屬賀德仁宣
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

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
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宋本外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
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鱗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
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昃雖居可封之屋
每懷貧賤之耻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
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膺覽枉高車以載鼙費明珠以彈雀遂得
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
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一作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却行何前人之
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
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
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以形
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

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里終于家

虞綽 辛大德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宋○本諱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為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一

大鳥銘

頓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仁窅然齊肅藐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依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璧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儻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出自霄漢翩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峙鵠起鴻鸞或瞰或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驎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雁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岳事乖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況盛德成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

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
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
壑停輿海滋駐驛巖陟宵想遐凝藐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
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
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
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
以學業倖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
麤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
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
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
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
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

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騎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
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
度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
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
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群盜甚得民和與綽
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
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
詔死罪得以擊賊自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
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護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
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

又一快人也

學及陳滅晉王口廣○宋本諱引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崑函實輿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軫齊玉軼式道耀金午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荅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

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春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宋本諱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授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啟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為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啟而不奏。澹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

述志賦
萬字文
韻纂序

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德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為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徽為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羲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祭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箴。授河龜威。出洛綠縑。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宇。表殷夏之符。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

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耀參辰。外振武功。內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千秋羽。盛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王殿下。降靈霄極。稟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雍之對已道。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攀枝伫異。剖連城於井里。賁束帛於丘園。薄枝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琢磨。俱報稻梁。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興則駉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烟霞發文彩之致。寶僚霧集。教義風靡。及討論群藝。商略衆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

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爲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爲用。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卽隨注釋。詳之詰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郡玉之爲淺鄙。懸金之不定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徽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慙生氣。徒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長士。西河之彥。幸不誚於索居。東里之才。請能加於潤色。未幾。俊薨。晉王廣○宋本諱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曰。禮之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二本。體合四端。巢居穴

處之前。卽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世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辰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曆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獨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達。東探石簣之符。西靈羽陵之策。鳴鑾太室。假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總管晉王。振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以泗上之淪風。隨無隱而不探。事有

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圖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爲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寤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細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唯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鞬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方可韜之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嗤懸金之已陋。是知浦王通論。不獨擅於前修。寧朔新書。更追慙於往冊。徽幸棲仁岳。忝遊聖海。謬承恩獎。敢敘該博之致。云。煬帝嗣位。詔徵與著作佐郎陸從

魏書

典大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出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懼其患微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微為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玄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為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

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弟正藏

文章體式

杜正藏字為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為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

五言詩
兄弟論

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仕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徽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著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於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闡中書侍郎與劉闡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跡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罹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為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立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為難兄弟矣

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終 昭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葉八行後門○門南監本作闕

五葉十四行何糾紛○毛作河糾紛據 殿本監本改

酬德傳
諸劉譜
四聲指歸

二十四行宵鶴○宵毛作霄據 殿本監本改

七葉十六行傅緯○緯南監本作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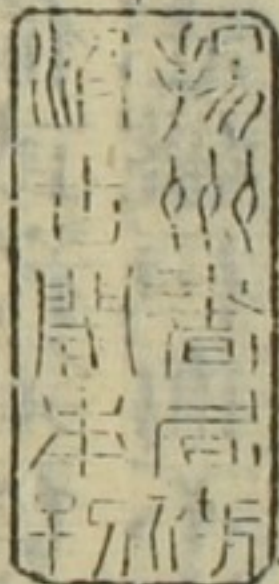
九葉七行圖脫○脫毛作脫據 殿本監本改

二十三行薄宦○薄毛作簿據 殿本監本改

十一葉二行至若下疑漏敬字或疑若字即敬字之訛

十五葉六行故多罹○罹毛作離據 殿本監本改

江都郭夔校



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特進臣魏 徵上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

獨善

及古則

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鬢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劼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陪有天下。畢

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苟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旣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鬪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

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佗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嗚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立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論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

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鯨爲黃熊。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鼃。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爲詠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載。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刑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

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游。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塋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巨園條其行狀。詣尙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子順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甲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

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 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世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順。順字祖濟。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徃二王之第。及河南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順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引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

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瑁。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樂。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願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鸞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澹燕南。贅客河朔。恂遊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簡。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況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

班驥阜。挾太山而起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埋崑崙以爲池。四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隕令名。楊修若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啟以聞。豫章得書。資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師。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二尺四寸。著大領衣冠。憤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願答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憤。卽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太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

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頤曰：「何處有羊腸坂？」頤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頤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子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字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十九。頤與洛陽元善、河東柳謩、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邪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治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

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中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昇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大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宋本諱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沖玄，怡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

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
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
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
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徃彼延請想無勞
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竚望披雲則謂門
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
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
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日顏色
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沖立成德齊
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朮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
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頗
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

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
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
須供給霓裳羽蓋旣且騰雲空椀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
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
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
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
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
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詵爲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
至德無盈立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
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贏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誓啟河上
沈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
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楊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

水自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瑒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寵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

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弃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墻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恤。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

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終

昭和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日講留會收了也余不出席矣

二葉六行自責。責毛作貴據 殿本監本改

三葉三行宣武為鼈。鼈 殿本監本俱作龜

七行時為。時 殿本監本俱作喜

二十二行初為。初 殿本監本俱作長

二十四行忘年。年毛作言據 殿本監本改

五葉一行以為池。為下疑漏一字
七葉十三行以松水自下疑漏一字

江都郭夔校

揚州書局
藏古閣本

小築十三日...
正...

...

...

48-11623

